

上外交官

高仲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ENGBEN CHUZHANYUAN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ANHUAI 1688

大使没有战舰，没有重兵，没有碉堡，他的武器就是语言和机遇

薛福成

他是弱国外交中的中国脊梁

他是收利权而消外侮的史才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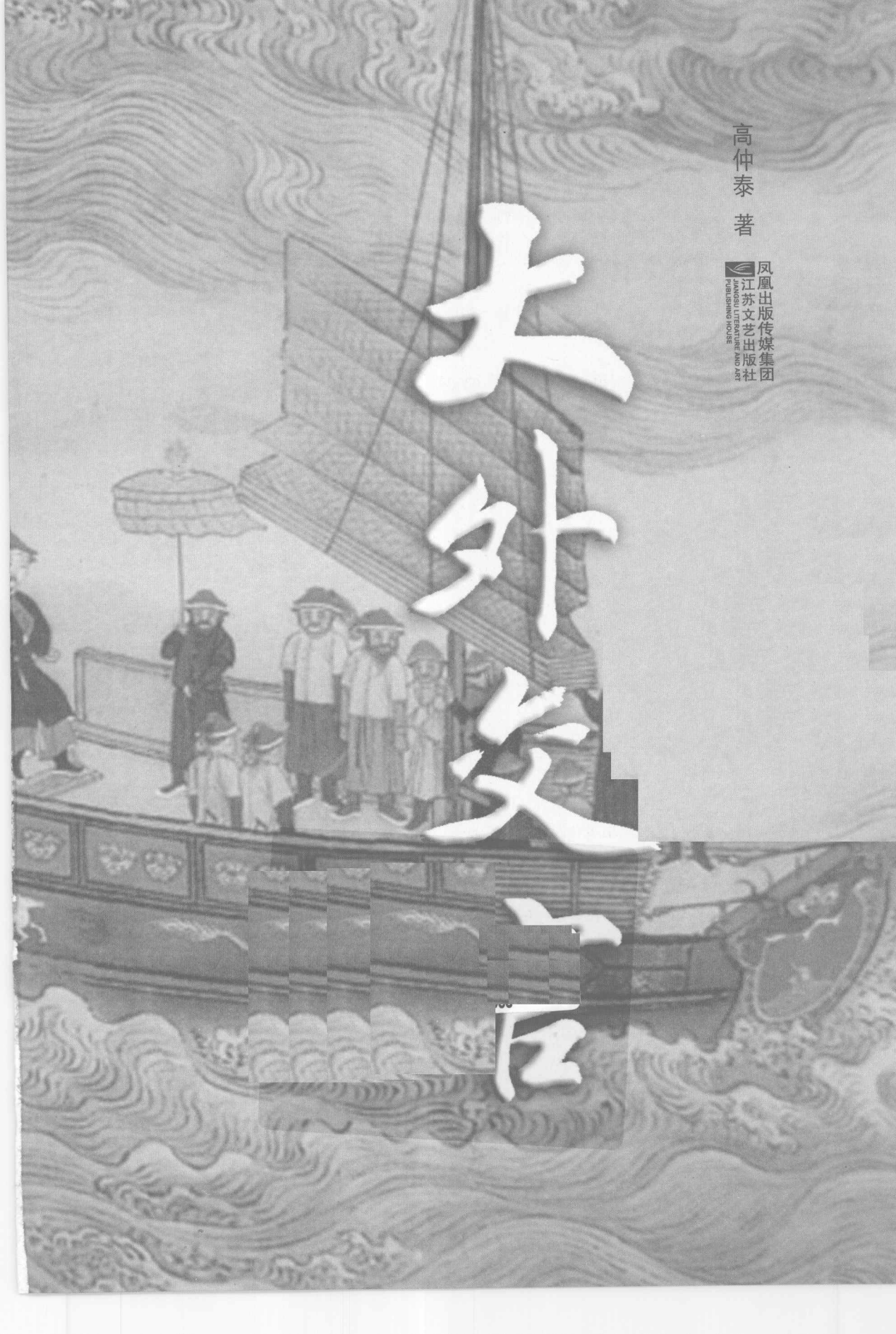
他是曾国藩、李鸿章最倚重的幕僚

他是三个奇女子眷顾一生的恋人

高仲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INESE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大外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外交官 / 高仲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99-3290-3

I. 大...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3648 号

- 书 名 大外交官
著 者 高仲泰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24.2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90-3
定 价 3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大使没有战舰,没有重兵,没有碉堡,他的武器就是语言和机遇。

——古希腊名言

清末弱国条件下的外交智慧

晚清是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封建主义走向没落和终结的时期，也是一个风云际会、错综复杂的时期。清王朝的统治者看不到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中央帝国自居，固执而又荒唐地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第一号强国，而西方诸国不是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就是不屑一顾的弹丸小国。清王朝的腐败、昏庸和自大，导致国家错过了变革、开放、图强的历史性选择，从而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列强凭借船坚炮利，轻易地叩开了中国紧闭的沉重国门，近代历史上，每一次中外战争，无不以清王朝的惨遭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而告终。庞大的帝国终于沦落为列强砧板上的一块肥肉，任其宰割、瓜分。最后，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形态。

本书的主角薛福成，是晚清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外交家，他就生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列强虎视眈眈，万里边疆时时告危，清王朝不可逆转地全面崩溃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悲情、耻辱和失望，同时也唤醒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张开眼睛看世界，思索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苦苦寻求救国之策。在激荡的历史烟云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他们抨击旧的国家体制、制度的弊端，奔走疾呼除旧鼎新，求变图强。他们倡导学习西方，以夷制夷。与此同时，清朝大吏中一些比较开明的重臣，例如恭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客观上顺乎了进步的历史潮流。

作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先后幕僚，薛福成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洋务派阵营中的一名干将，一名新思想的理论家，为洋务派提供理论武器和可行之道。然而，由于他来自底层，对国状民情了解的程度要比曾国藩、李鸿章透彻，因而在许多方面的主张，要比身居极位的洋务派首领激进得多，例如，他在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过程中，全面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后，已认识到，中国之变，小改小革已无补于事，而应当改国制，像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采取君主立宪制。这表明他已从洋务派中脱胎出来，变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长篇历史小说《大外交官》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薛福成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从最初主张向西方学习经济、技术、军事，发展到主张改革封建政治体制，最后主张君主立宪制的过程，表明薛福成后期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对他有知遇之

恩的变诈、曾国藩、李鸿章的思想，且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作为理论家的薛福成和作为外交家的薛福成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改革图强的理论勇气，也就没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尊严的外交勇气。本书书名《大外交官》，侧重反映薛福成作为外交家的作为，同时将薛福成理论家、思想家的一面，和外交家另一面有机结合起来，因而使得其形象显得更为丰满而生动。

薛福成是在弱国的条件下开始其外交活动的。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国力来说，还是从国家形态上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弱国。列强的侵害，造成了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以及国家外交整体上的必然屈辱性。在这种条件下，外交办理者不免受到种种限制。列强的居高临下，蛮横无理，软硬兼施，国内统治集团内部的波诡云谲，都使得身负重命的外交官无所适从，左右为难，处境尴尬，这是时势使然。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弱国无外交，这是国家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的一种常态，但不等于外交官在所有的外交活动中都是无所作为的。薛福成的外交生涯说明，在弱国条件下，外交官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还是能够为国家的权益和尊严做出贡献的。

当然，这需要外交官具备不同寻常的外交手腕、外交智慧。薛福成在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期间，并不是职业外交官，而只是为被朝廷授权办理外交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出谋划策，但有时也担任他们的外交代表，直接参与交涉。幕僚虽然官品不高，手无大权，但处在权力的中心，其发表的意见往往能影响甚至左右其上司，因而，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其他政事中，幕僚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幕僚制是晚清官场的特有现象，曾国藩、李鸿章从练湘军、淮军，平定太平军，到成为清廷中枢重臣的几十年从政过程中，将幕僚制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倚重的幕僚，薛福成参与外交是他的职司，曾、李都担任过北洋大臣，而北洋大臣具有法定的外交职能，办理外交不仅是北洋大臣本人，也是其幕僚的份内事。正是特定的位置和身份，使得一介书生的薛福成一次又一次不自觉地陷入棘手的外交漩涡。

《大外交官》通过薛福成参与办理天津教案，马嘉理被杀案等几件当时震撼中外的外交风波的活动，展示了薛福成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和高超的外交智慧、外交手腕。薛福成在担任浙江宁绍台道期间，正逢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在镇海前沿综理军务，这时，他已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因而在积极筹办浙东防务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打破了英国、法国、俄国正在形成中的同盟关系，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在国际上孤立了法国。薛福成担任欧洲四国公使，使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外交官，这无疑是薛福成外交生涯的顶峰。这时，薛福成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外交官。《大外交官》着重写了薛福成处理滇缅边界案和

保护华侨这两件事,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在中英滇缅边界争端中,成功地挫败了英国侵占中国滇西领土的企图,签署了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平等的条约,即中英滇缅边界条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保护华侨方面,由于薛福成的力争,在华侨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领事馆,并就各处发生的华侨受虐受侮之事予以交涉,使得华侨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大外交官》抓住典型事件,以大量的细节,将薛福成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睿智机灵、长袖善舞的外交官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一个活跃于外侮深重、烽火遍地、时局艰难的弱国外交舞台上的大外交家呼之欲出。

薛福成是无锡人。无锡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贤能辈出,群星交辉,千古传诵。薛福成作为晚清的重要思想家和外交家,赫然挺立于蔚蔚成片的人杰之林。他的著作、思想、功绩乃至人格、精神和操守,对无锡来说,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本书作者高仲泰对晚清外交史、政治史、军事史有多年的研究,二〇〇六年,他参与《无锡人杰》一书的编撰,负责薛福成的编写,在这过程中,他对薛福成生平及价值取向有了进一步的探索。二〇〇七年,在陆国钧的策划下以及在无锡市人杰研究会推动下,高仲泰着手著作本书。

作为小说,《大外交官》当然有大量的艺术加工和虚构,但作者的加工和虚构并没有脱离历史的真实。薛福成这个人物的经历、性格、业绩和非凡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外交智慧以及他在外交活动中的表现,都取之于生活原型。《大外交官》不过是以艺术的笔法,还原一个力争于骄悍之异国,处世事棘手之际,能争回一分是一分的外交干才的历史雕像。

高仲泰这本书,不仅好看,我以为最可称道的是,小说并没有拘泥于写薛福成的故事,而是精彩地描写了晚清的政治生态、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宦海风高,沉浮难料的怪异状。凡此种种,使得薛福成这个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背景。

《大外交官》的问世,不仅是文艺创作的一大收获,更是人杰研究、传播的丰硕成果,期待更多人杰题材的佳作不断涌现。

原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郁家树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43
第四章	59
第五章	74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26
第九章	144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69
第十二章	185
第十三章	202
第十四章	215
第十五章	233
第十六章	252
第十七章	266
第十八章	280
第十九章	300
第二十章	317
第二十一章	335
第二十二章	353

第一章

两艘巨大的太平船冒着酷暑灼热的阳光，在京杭大运河河北至山东的交界处缓慢地行驶着。因为没有风，船上的风帆已降落下来。十几个纤夫都脱得赤条条的，大汗淋漓的身躯，个个被晒成闪耀有光的酱色。他们肩背长长的纤绳，腰板弓着，艰难地踩在纤道上，有节奏地喊着号子。

这是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夏季的一天。

高亢的号子声和装饰华丽、宽敞无比的大木船引起了岸上人们的注目。河道里终年不断有大小不一的货船、信船、渔船、官船驶过，偶尔还有外国人的小火轮奔突驶去，冒着阵阵黑烟，时而发出低沉而短促的汽笛声。对这些，居住在运河两岸村舍里的村民和在田里劳作的农夫早已司空见惯。但眼前的这两艘不同寻常的官船是罕见的。它们的船体的长度和高度都明显超过通常所见到的官船，包括督抚所乘坐的船。更特别的是，船上飘着两面黄绸大旗，一面写着“奉旨钦差”，一面写着“采办龙袍”，两面大旗上又各飘着一面黄色小旗，旗面上画着一个太阳，太阳下面有一只乌鸦，这只乌鸦的样子很奇异，竟有三只脚。

长年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们，别说是年轻人，就是见多识广的老年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怪旗，这样气派不凡的阵势。河岸边站满了人群，充满好奇地看着这两艘大船从面前行驶而过。大家议论纷纷，猜测着船里乘坐的是何许样人物。有人说是一二品大官，有人说王公贵族，还有人说可能是宫里的皇帝下江南。不管猜得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船里的主人绝非寻常之人，而是一个有来历的大人物。

岸上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小船乖巧的避到一旁，有一列漕运的船队似乎没有觉察，依然航行在河道中央，第一艘太平船的船头上站着两个差役模样的人，很神气地吆喝着：“前面的粮船快闪开，别挡住路。你们听到了吗？”

这样喊了几句，粮船上的人终于听到了，往后张望了一下，赶紧往河岸边躲去，太平船得意洋洋地从停泊下来的粮船队旁超越过去。这时，船队和船舷上出现一批手持长矛、大刀、火枪的武士。这些全副武装，神情冷峻的彪形大汉的出现更增添了这两艘船的威严和神秘。在岸上争睹的人群瞬间静寂下来，个别胆小的忍不住后退几步，还有些年长的农民露出惶恐的神色，情不自禁跪伏到地。

其实，船里的主人并非人们所猜测的大官或皇亲国戚，更不是南巡的皇上，而是宫里深受慈禧太后宠爱的大红人，太监总管安德海。在慈禧太后眼里，这个被她称之为小安子的太监比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还要贴心。她深信，在她身边，对自己忠心无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人就是这个贴身太监。她对安德海的信任是事出有因的。一八六一年，咸丰帝病重于热河，年轻的叶赫那拉氏处境凶险，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内务府大臣肃顺等咸丰身边的近臣，和咸丰唯一的儿子生母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素有嫌隙。见皇帝危在旦夕，这一干重臣生怕这个绝顶聪敏而颇有心计的叶赫那拉氏拥子自重，千方百计要

铲除这位咸丰帝的宠妃。筑于山野丛林之中的热河行宫潜藏着诡谲和杀机，富丽堂皇的背后处处透露出这一代王朝将会出现的风云突变。

懿贵妃对自己的处境是一清二楚的。种种迹象表明，怡亲王载垣等人正在暗中活动，乘咸丰帝病重之机，不遗余力欲揽大权。表面看来，怡亲王为密谋者之首，因他是皇帝的亲弟弟，祸起萧墙在历代王朝中屡见不鲜，但其实真正的主谋和核心人物则是肃顺。

咸丰帝在避暑山庄终于病重撒手赴泉台。临终前，因为儿子年幼，便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即将继位的幼帝。咸丰帝宾天后，大权在握的肃顺等人，忙于替大行皇帝办丧事，又要拥戴幼帝继位，其余的事一时无暇顾及。这时，按咸丰帝驾崩前的旨意，懿贵妃被封为慈禧太后，皇后被封为慈安太后。这就是后来的西宫、东宫。大臣们私下则称之为西边、东边。皇帝死时只有三十岁，皇后和懿贵妃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妇，幼帝则只有六七岁，孤儿寡母，心情当然是悲戚的。慈安整日以泪洗面，她生性厚道，只想把大行皇帝的灵柩安全送抵北京，让小皇帝在紫禁城里顺利登基，至于军国大计，以及还被英法联军占领的京城的局势如何处置，一片哀伤气氛笼罩下的山庄里种种复杂，她全然不顾，也不感兴趣。

但慈禧则不同，她把一切都洞察如烛。她知道情势非常危急，肃顺、载垣等人在山庄和从承德回京路途的这些天里，很有可能对自己下毒手，并以辅佐幼帝为名，篡夺朝廷大权，甚至很有可能废掉幼帝，使得载垣以咸丰帝亲弟弟的名义逆谋皇位……慈禧的头脑异常清醒，心也要比这皇家行宫里所有的女人，包括许多男人都要绵密、细致。不可否认，她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而且又是何等严重的大事，只要算错一步，走错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她心里忐忑不安，搂着懵里懵懂，不谙世事的幼帝彻夜难眠。

同治帝睡着了，慈安也已昏昏欲睡。慈禧凝视着儿子的脸，心里在紧张地思忖着。眼下最着急的就是要和留守在京城里，正在和入侵北京的洋人谈判的恭亲王取得联系，要他火速以奔丧名义赶来热河商量对策。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弟，善于和洋人周旋，因而有“鬼子六”之称，但咸丰帝对他和其余几位弟弟不信任。恭亲王一向痛恨肃顺等人专权，肃顺、载垣又经常在咸丰帝面前对他谗言诋毁，使咸丰对恭亲王怀着戒备之心，也不重用他，空有报国之志的恭亲王备受冷落。在这动荡的时日，慈禧首先想到能帮助自己对付肃顺等人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内侍卫长荣禄，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荣禄对同治帝的这个贵妃一向尊重有加，在咸丰帝病重乃至驾崩后，一直派可靠的侍卫守护着慈禧。慈禧已设法和他达成了默契。但恭亲王远在北京，相距一百多里路，且山道崎岖，如何以最快的时间，最可靠的方式和恭亲王取得联系，是让慈禧发愁的一大难事。

这时，一个身影悄然无声地走进阴森幽静的大行皇帝的寝宫，他轻轻地来到慈禧身边，将一件衣衫披到她身上，小声说：“太后，当心着凉，天快亮了，您还是陪皇上回屋休息吧，身子骨要紧，太后要多保重，今后还有大事要办呢。”

慈禧闻声抬头一看，原来是御前小太监安德海。安德海来宫里时间不长，

但乖巧机灵，手脚麻利，长相又很端正，一双微微鼓起的眼睛，显得黑亮而又灵活，已少见十几岁孩子的稚气和青涩。这时，慈禧听了安德海的这番话，眼前突然一亮，给恭亲王送密信，在这热河山庄的几千人马中，再也找不出比小安子的这个人更合适充当这个角色了。她坚信安德海对自己的忠诚，又相信他做事的能耐。更重要的，一个十多岁的卑微小太监的行踪是不会引起任何人起疑的。

就在第二天，按商量好的计划，安德海不小心将先帝赐给慈禧的一柄珍贵的玉如意折断了，还威胁宫女不准告诉太后，企图将实情隐瞒下来。慈禧大为震怒，大声斥责安德海，骂着骂着，想起了尸骨未寒的先帝，便有些失态地号啕起来。安德海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脸僵得像个紫茄子，眼睛在惨白的额下不知所措地躲闪着，嘴里含糊不清地嗫嚅道：“奴才不是……不是故意的……”

慈禧声嘶力竭的哭声和骂声盖过聒噪的蝉声，在空荡荡的山庄间回荡着。先是慈安太后，接着是后宫的嫔妃，秀女纷纷前来劝慈禧息怒。慈禧哭着说：“别的什么东西，我倒没有可惜的，都是身外之物。可这玉如意是先帝所赐，给这个狗东西弄坏了，再也不可能完璧了。姐姐，你说说，我怎么会不痛心呢？”

仁厚的慈安听后，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劝说道：“算了，算了，我懂得你的心，但咱俩肩负着养育和辅佐小皇帝的重任，这是先帝所托付的。所以，你别伤心了，身子骨要紧。”

“我饶不了他。来人，给我廷杖一百下，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狗东西了，让他滚出山庄。”荣禄派出的侍卫早已在外面等候，听慈禧高喊，立即冲进来把安德海押出去施与刑罚，安德海被打得呼天喊地的，但其实荣禄早已关照手下留情，虽打得热闹，但安德海并没有大伤。当晚，荣禄在野草疯长的马场牵出一匹血汗马，在他的帽子顶里缝进一封慈禧亲笔的密信。安德海骑上这匹赤红色的骏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道，朝京城直奔而去。

安德海骑着跑得飞快的血汗马，一天不到的时间就到达京城。他浑身被汗水浸得湿淋淋，在苍茫暮色中叩开恭王府大门。见到恭亲王奕訢，把慈禧太后的亲笔密信交给了他，安德海随即就昏厥过去。而那匹赤红色的血汗马虽经过长途高速奔跑，除肩膀处流出鲜血一样的液体外，依然是那样雄壮剽悍，皮毛闪闪发光，没有丝毫的疲惫之色，可见其非凡的耐力。恭亲王是知道这血汗马的，这是西域国王进贡给大清皇帝的三匹血汗马中的一匹，它的正式名字叫阿哈尔提金马，能一口气跑上千里路，是皇家马厩里的珍品。通常是皇帝秋围时的坐骑。慈禧太后用这样的马给一个小太监骑，可以想象她对这件事重视的程度。

恭亲王看过密函后，立即将它用烛火化为灰烬，安置好安德海和血汗马后，立即带着数百贴身侍卫，连夜奔赴热河。恭亲王在热河出现，使载垣、肃顺等大感意外，但作为先帝的亲弟弟和臣子，前来吊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恭亲王哭灵以后，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和慈禧太后和荣禄见了一次面，取得了密契。接着，恭亲王又回京做迎接新帝的准备。此后，先帝灵柩起程返京，荣禄带领一队忠心耿耿的手下，一路护送两宫太后，从而使载垣和肃顺原来准备在平原地区和蒙

古山道的分界地古北口暗杀两宫太后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先帝灵柩进京时，恭亲王已派兵驻扎在皇宫里。慈禧以两宫之名下达谕旨，将怡亲王载垣和肃顺等八名赞襄大臣一举拿下，交由宗人府严办。

从此，这个被狂妄自大的肃顺所小觑的女人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龙椅后透过一层薄薄的黄幔帐，端坐着两个高贵的女人，成为大清最后几十年历史一道别样的风景。

安德海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中是立了大功的。荣禄和恭亲王也是有功之臣。慈禧垂帘听政后，论功行赏，恭亲王和荣禄成了中枢大臣，安德海则成了慈禧最倚重的大太监，成为宫廷里最为煊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开始，安德海还有些拘谨，慢慢地便无所顾忌了，除了慈禧太后，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有时甚至对皇帝和慈安太后说话的口气也会不自主地变得生硬起来。阉官专权，是宫廷大忌。因而官吏们对安德海如此猖狂和慈禧太后对太监的纵容颇有微词，封疆大吏更在背后是议论纷纷，言谈之中，既表示出担忧，也感到强烈的不满。连同治皇帝和慈安太后都对安德海的狐假虎威看不入眼。大胆的谏官，数次上奏，以明朝魏忠贤为例，数说阉党干预朝政的危害。但慈禧太后对此毫不在意，依然百般庇护安德海。

她对慈安太后说：“小安子是锋芒毕露了些，但他哪里是什么魏忠贤，这样说，未免太重了些，难道大清的军政大权在他手里吗？再说，他也没有东厂西厂这样的东西啊！我看满朝的大臣，像小安子这样忠心耿耿的还不多呢！”她又对同治帝说，“别计较小安子有时做事有点出格，是他救了母后的命，也救了你的命，他可是提了脑袋帮着母后平定逆谋的。那时你还小，那可是天崩地裂的危险。”说到这里，慈禧有些悲伤，那段经历使她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慈安太后不做声了，同治皇帝也不做声了。宫中寂寞，年轻的慈禧迷恋上唱戏，安德海投其所好，学会了許多曲段，还买来戏装，安德海扮起花旦，其他太监、宫女也分别扮起小生、老生等角色，脸上抹得姹紫嫣红的，翊坤宫成了戏园子，绵绵缠缠的曲声惊得紫禁城的乌鸦飞成一团。为取悦慈禧太后，安德海到宫外梨园跟几个大红大紫的坤伶学戏，一段时期下来，唱功做功居然都有模有样，极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安德海还想方设法在宫中建造豪华的戏园，引戏班子来唱戏。慈禧和安德海还经常身着戏装，在御花园游玩。慈安太后和大臣们都觉得慈禧沉湎于戏曲，和安德海主奴不分，实在有失太后的身份和威严。慈安婉转对慈禧说过几次，也有谏官上书，指责宫中奢华。但慈禧太后充耳不闻，不以为然，大小事情，甚至军政大事都要和安德海商议，安德海俨然成为西太后的智囊和左臂右膀，安德海就愈发行为乖张，有恃无恐。于是，各种奇异的传说在坊间广为传播，有的说安德海是假太监，他实际上是慈禧的面首，甚至说慈禧和他还生有一个私生子，名为裘敏。又传有戏子装成太监入宫，和太后有染，后来被关入冷宫，以防秘密外泄，如此等等。这些不堪入耳的丑闻，在街头巷尾被百姓津津乐道地传说着，这也难怪，那时的太后，三十岁不到，又是绝色。百姓

们虽见不到深宫里的年轻太后，但凭想象，皇帝的贵妃，必定是美若天仙的。沸沸扬扬的流言，在北京城里像股风一样，吹来吹去。总而言之，神圣的宫殿成了荒淫无度的所在，而慈禧则成了和一个仪表堂堂的假太监不干不净的荡妇。

久而久之，流言传入宫里，也隐隐传到慈禧耳朵里。慈禧表面上付之一笑，但内心还是有些虚，她懂得人言可畏的道理。她派荣禄暗中调查是否有不满她的王公大臣故意造谣生事。查来查去，没有任何结果。慈禧只能作罢，安德海的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

到一八六九年，即咸丰帝在热河殡天八年以后，安德海扬言奉慈禧太后懿旨，要乘船到江南公干。但敬事房和内务府并未见到太后的懿旨，内务府大臣明善囑敬事房总管太监记档，将来不出事便罢，一出事有说话的余地。敬事房总管回宫后，便叫一个小太监取出“日记档”，把安德海的话当做“传懿旨”，据实笔录。

安德海久闻江南人文锦绣、风土清嘉、物阜民康，因而做梦都想到扬州、苏州、杭州一游。几次对慈禧说：“奴才想替太后出一趟门，到江南收集些宝物，另外替太后、皇上去苏州织造厂办几件袍子。”开始，慈禧没有理他，安德海说的次数多了，也就动了心。其实，她除了极度精明、聪敏、处事果断、政治手腕高明、城府极深之外，像所有贵妇人一样爱虚荣、善享受、性好奢侈。每天她都要往身上抹香脂，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浓香。她每天要换几套衣服，她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精致高雅符合太后的高贵身份。她也像所有女人一样，嗜好各种珍贵的首饰珠宝，她有好几根羊脂玉做的玉棒，无事的时候，在脸上轻轻摩挲，以保持皮肤的光洁、细腻。听说安德海想去江南，她觉得可借此机会淘一些珍品回来，她总觉得自己贵为太后，又是实际上的一国之主，现在拥有的珍稀器物实在太萧索了。于是对安德海说：“你到南边去也好，不过不要太招摇，也不要惊扰地方，免得别人说闲话。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惹出什么事来，我可饶不了你。”

“奴才记住了。”安德海欣喜若狂地说，“奴才一心为主子收集些好东西，我绝不会给太后闹出麻烦来的。”

慈禧一时高兴，答应了安德海下江南的要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竟忘掉了这是违例之举。严禁太监出京是清王朝的严格规制。清朝历代几乎没有太监违例出京的。即便乾隆帝数次下江南，也只带侍卫、宫女、大臣，而不带太监。

农历七月初六那天，安德海登船启航了。他征用了两条称为太平船的官船，随身的行李好几十件，随从人员有他夫人马氏和几个妾，太监虽是阉人，但为了装点门面，往往妻妾成群。安德海也不例外，除了妻妾，还有他叔叔安邦太、族弟安三，还有亲妹妹和名叫拉仔的刚满十一岁的侄女儿。外带好几个太监、两名听差、两名老妈子。此外，还去镖局雇了身手不凡，全副武装的保镖。

初六一早，安家大院嘈杂热闹。在众目睽睽下，十几辆大车，男女老少几十号人，箱笼什物，浩浩荡荡直奔通州搭船。那派头，比放了哪一个省的督抚还要威风。

在安德海的座船泊在德州西码头时，一辆马拉的小车从江苏至山东的官道

上疾快如飞。这是辆双马青幔车，是辆小车，放了行李后，勉强只能坐二三人，可见乘车的主人地位并不高。

车内坐的是曾国藩幕僚、五品候补同知薛福成，以及他的贴身小厮阿贵。薛福成国字脸型，三十左右年纪，唇厚眉浓，额阔鼻挺，下巴颌稍稍有些凸起，眼神粗看很祥和，细看是深邃的，时时在作思考状。他没有穿官服，手里捏着一卷书。虽然是官道，但因年久失修，已变得坑坑洼洼，马车颠簸得很厉害，镶着铁皮的轮子发出轰隆轰隆、唧呀唧呀的声音。

薛福成是无锡人，生于无锡宾雁里的读书人家。薛家世居无锡市西漳寺头。自祖父薛锦堂始迁居城中前西溪。曾祖薛世琛，赠光禄大夫。祖父薛锦堂，诸生，曾著《经说标异》等书，赠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是个虚职，一个空名而已，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没有为国效劳的机会，抱着虚名等候改变怀才不遇的命运。

到了父亲薛湘，家道终于有了变化。道光二十五年薛湘考中进士，虽得了梦寐以求的功名，但薛湘并没有得到重任，只是到镇江官办的学府当教官，是个很清苦的差使。好在他还有文名，写得一手好诗，人称“薛调”。当了好几年教官后，薛湘进入真正的仕途，不过都是六七品的小官，历任湖南安福县、新宁县知县、广西浔州府知府。薛湘骨子里是文人、诗人，好读书，好结交诗友，但治理地方不太内行，建树不多。人家说，一年清知府，十年白花银，但薛湘清高，做官的地方又大多穷山恶水，到去世时，除了几十箱书和自己的几部诗作，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薛福成的生母顾氏，赠一品夫人。兄福辰、福同，弟福保、福祁、福庚，五人皆有名于时。

薛福成、薛福保一起考中秀才，两人的脾性差不多，讨厌八股文，又不喜欢临摹帖子练习小楷。所以，参加科举屡考屡败，都没中举，薛福成只得了个不能参加京试的副贡生。于是，薛福成干脆放弃走科举的正道路，着重研究经世实学。

且说安德海午觉醒来，神清气爽，虽然天热，但他睡在寮阁之上。寮阁很宽敞，窗户洞开，空气通畅，再加上三个宫女在一旁替他轻轻打着鹅毛扇，微风习习，暑气上不了身。他躺在卧榻上，不仅不感到热，身上还搭了一条织锦缎薄毯，这也是慈禧所用之物，安德海出宫时私自拿出来的。两三个宫女一两个小时地扬扇，手酸腰痛，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河道里水草杂生，蚊子及其他小虫子猖獗，寮阁里的铜炉里点燃着雄黄和炉矸石，阁里云蒸雾笼的，散发着阵阵清香，以驱赶毒虫。除卧榻、红木桌椅外，安德海还在一个红木案几上放着两盆微型的浪鼓水荡而冲刷成的太湖石，给这间高耸的舱房增添了几分雅趣。

安德海坐了起来，立即有两个听差递上一块冷毛巾，安德海接过来，在睡眼惺忪的脸上擦了一下，在宫女服侍下，穿戴整齐。听差又用福建漆的大托盘，递上西洋玻璃杯里盛的一杯红色洋酒，另有银碟子装着干果和点心。这些干果点心和太后吃的点心完全一样。安德海坐到红木小圆桌前，慢慢喝起酒来。他感到心情舒适平和，踌躇满志。他是苦出身，世代务农，父母一代更是穷困潦倒。

迫不得已，他听了同村一个在宫里当小太监的指点，足足想了几天几夜，最后狠心净了身，跨进了皇宫的大门。开始是打杂差，每天赶驴为皇宫拉装水的水车，水到玉泉山去取，单趟三十多里路，春夏秋还可以，但隆冬冰天雪地的，冰道上驴和人一步一滑的，走得极慢。那个时候，安德海真觉得有些受不了，心里暗暗懊悔了。付出了一辈子做不成男人的代价，还以为会过上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想不到还要受这份苦，而且，大太监凶神恶煞的，动辄打骂。宫里的规矩重，派系像园林里的小径，弯里曲绕，景深重重，让你摸不到边。稍不小心就要重罚，搞不好掉了脑袋都不知为什么。但好处是，衣食不愁，帝后宫妃的阔绰生活，使他长了见识，也沾了不少光。安德海慢慢适应了宫里的生活，凭着少有的机敏，俊俏的长相，终于被翊坤宫所选中，成了慈禧太后得心应手的小太监，平定肃顺、载垣谋反事件后，他一步登天，当然，他的那些穷亲戚也托他的福，鸡犬升天了。

这两艘具有皇家气派的太平船离开通州后，沿途所到之处都是万众瞩目，倾巷争睹，夹岸迎春。安德海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荣耀，他的虚荣心、权力的欲望得到极大的满足。安德海二十六七的年纪，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最多二十三、四岁，显得年轻俊秀，唇红齿白，不足的是一双眼睛是微暴的金鱼眼。

他意满志得地问身边一个叫黄石魁的太监：“到哪儿了？”

黄石魁回答：“这会儿只怕刚刚才到山东，过一二个时辰，就到德州了。”

德州是水陆要冲的大码头，安德海当然知道。忽然，他看到窗外的运河的水面阔了，风静波澄，靠岸泛着极盛的荷花，果然是芙蓉出水，岸上是一派无际的农舍稻畦，河苇桑田，远山迷蒙。这番景致，长期生活在深宫里的安德海难得一见，感到特别新鲜，心情又分外舒畅，于是令船靠河边登岸散步观景，前呼后拥的。手下的那批人，纷纷下水采鲜藕、荷花。安德海则在田径上慢慢走着，田野里尚未收割的大片大片青中泛黄的稻子让他陶醉。远处的峰峦其实和北京的山别无两样，但衬着舒阔的运河，浓茂的高柳，显得苍茫茫、气森森的，加上水鸟鸿雁，竟使他流连忘返。齐鲁大地普通的风光比起时不时的黄尘扬起的京城，真是趣味无穷。山东已经是这样了，有天堂之称的苏杭风光可以想象出会是何等的婉约、秀美。

当天，两艘太平船就循运河驶入德州，进山东省境。船停在德州西门外，帆叶降下，船上的龙凤旗迎风招展，哗哗作响，很快就引来了成群的人好奇地观看，交相询问，揣测是何人的座船。让大家最为注目的，是那两面龙凤旗和大旗旗杆上的三足乌小旗。缆绳刚拴住缆绳柱，黄石魁就上岸买扒鸡和肥鸭，有人问他主人是谁？他夸耀地说：“是皇太后面前的一等一的红人安二爷，他是奉懿旨到江南采办龙袍的。”

黄石魁这么说，在场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德州城并不大，安德海来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德州百姓闻讯后，蜂拥而至，西门码头一时人山人海，嘈杂声震响夜空，码头是黑洞洞的，但太平船里灯火辉煌，船头点上了一对大红灯笼，灯笼上各写着一个安字，完全是督抚的派头。德州人说：一个太监都这么神气，要是皇上、皇太后来德州，还不知道会是怎样阔的场面。

在德州吃了扒鸡、肥鸭以后，安德海继续沿着运河向南航行。

安德海的太平船浩浩荡荡地进入山东临清。左右告诉安德海，再走下去，运河水枯，船可能过去不了。

安德海恼怒地说：“什么水枯，当年乾隆八次下江南，龙船都畅通无阻，为什么我们就过不去了。”

随安德海出京南下的另一个太监陈玉祥说：“今年雨少，黄河都断流了，别说运河。”

安德海有些懊恼地问黄石魁，黄石魁见多识广，他趋前说：“二爷，到了临清确实过不去了。”

“真的是水浅吗？”

“是的，是水浅。”黄石魁答道，“最近天旱水枯，从临清到章丘这一段河道，水深不足尺把，我们这样的大船是怎么也过不去的。”

“那怎么办呢？”安德海瞪着金鱼眼睛说，“难道我们就困死在这里？”

“办法有一个，不过，可能要惊扰地方了！”黄石魁说，“看你二爷敢不敢做。”

这句话伤了安德海的自尊心，他不高兴地说：“有什么敢不敢的？我安德海有什么事能难得住，别吞吞吐吐的，什么办法？快说！”

黄石魁说：“我们弃船登岸，乘车过这段水浅的运河。”

“那船怎么办？”

“船停泊在临清，雇人看着。我们上岸抓车，乘车到苏州、杭州，差事完毕后，再回到临清乘船回京城。不过，可能会惊动些人。”

“惊动谁都可以，谁敢说个不字，我和他过不去。”安德海铁青着脸说，“就这么办，我坐船也坐闷了，你们抓车去，抓够了改走岸路。不过，记住，用几个人骑着马在车队前开道，最主要的是要举着那两面旗。”安德海指的旗就是三足乌旗。

那么，谁去抓车呢？安德海沉吟一下，对保镖的头目韩宝清说，“韩师傅，你带了五个镖手到临清城里去抓，抓到一辆车，我赏银十两。”

韩宝清是跑江湖的人，走南闯北，什么事没见过？大小风浪也经历过不少。他手下的五个镖手个个身手不凡，武艺高强，出去抓几辆车，对于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安德海是慈禧的大红人，权势熏天，连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他，将来真的能靠上他，那真是一跤跌到青云里了。于是，他带着豁出去的神情说：“好，我听安公公的，我带四个弟兄上岸抓车，保证给公公抓几十辆车来。”

黄石魁在旁边说：“车要带篷，马要好马，我们的东西多，而且都是值钱的珍宝，既要防雨又要防贼，另外，要把赶车的一起带来，有了车，没人赶，也是白搭。”

韩宝清回答说：“知道了。我不会给你弄几辆驴车来。”

在安德海布置韩宝清等五个镖手上岸抓车时，薛福成的马车到了临清，薛福成在马车上颠簸了多天，一脸的疲惫之色。虽然一路过来，府县官熟悉的不少，但他没有打扰，自己住驿馆，走走停停，借此机会了解民情，所见到的普通的

百姓，大多脸露菜色，走访了几户农户，都受饥饿折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当然，朱门豪族一掷千金的奢华场面他也时有所见。这些景象引起薛福成深深的忧虑，百姓的凄恻使他的游兴减低了不少，府县官的招待也只要求粗茶淡饭而已。想起一路上所见到的饥民的苦难，特别是那些骨瘦如柴，嗷嗷待哺的婴儿，他怎么也吞咽不下席面上的丰肴。他虽然给那些穷苦人家施舍一些钱币、碎银，但他深知这只是杯水车薪，自己心理上获得自慰，真正要拯民于水火，需要朝廷平息内乱，采纳新政，着力推动洋务，广纳泰西工艺，上下合而相谋，力戒彼此猜忌、争权夺利、难共心腹之弊端，国家方能元气恢复、得以振兴，再现康乾盛世，国强民自然而富。想到这里，他恨不得一步跨到保定，襄助曾国藩为国家兴盛而扎扎实实办点实事。在马车上，有时一卷在手，有时闭目养神，有时则望着外面的景致发呆。其实，他并非闲着，而是在思考写一篇《练兵》的文章，平捻一年多来，他将清兵的派系之乱，编制混杂，士兵乏勇的现象看在眼里，感触很深。由此再想到曾国藩、李鸿章团练湘军、淮军的成功之处，意识到要消除内乱外患，除兵器先进之外，军队的士气和勇气更为重要。因而，练习之法不可轻忽。

他对小厮阿贵说：“你也跟随我好久，粗通文字了。转战各地，你也见识不少。你说，为何在洋人面前，我们总是吃亏。对付捻军这样的流寇，也打了不少败仗，这到底是为什么？”

阿贵被薛福成问住了，想了一下说：“我们的兵打仗不力，章法也乱。”

“嗯，你还是说对了一点。”薛福成不管阿贵懂不懂，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兵强在于练兵要得法，我们的兵之所以不强不力，在于练兵成效不大，绿营积弊甚深，兵弱则气短，打起仗来畏缩不前，以致损威堕防。所以，我以为要采用新式练兵法，才能以精锐的练军来做京畿的长城，那么办理交涉的大臣可以增加胆气，而窥视我国的强弱以为进退的洋人，也必定不敢肆意要挟了。而且，由于兵强固守，国富民安，也不会发生长毛、捻子这样的内乱了。”

阿贵张大眼睛看着主人，似懂非懂地频频点头。

突然，马车停了下来。马车夫和什么人发生了争吵。薛福成跳下马车，吃惊地发现，马车被一伙带着刀械的人包围住了。他以为遇到强人，厉声问：“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拦路抢劫官车，还有没有王法？”

为首的正是镖师之头老韩，他向薛福成拱手说：“对不住，冒犯大人了。我们是安二爷的手下，想借大人的马车用一用。”

薛福成打量着这个为首的，神色强悍中带着谦恭，打扮非兵非盗，有点像镖局中人，便问：“你们安二爷是谁？”

老韩说：“大人连安二爷都不知道？安二爷就是宫里西边的安公公。”

薛福成诧异地说：“你在胡说，太监是不能擅自离京的。”

老韩说：“安公公是奉慈禧太后懿旨，到苏杭采办龙袍的。船队到了临清，运河水枯，不能过了。安二爷决定弃舟登岸，要我们出来抓车，大人，请你高抬贵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说着，一挥手，几个镖手上车把薛福成的行李、书籍